蜀山劍俠傳/1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一回　一簣虧功 聖陵失寶　浹旬有難 古墓羈身

下一回▶

其實當初胡嘉向赤身教主鳩盤婆借寶時，那六面玄陰神幕已然賜給她門下兩個最心愛的女徒金姝、銀姝。鳩盤婆見胡嘉再三苦求，雖命借與，卻未全給。原來金姝、銀姝自從那年奉了師命，去應毒龍尊者邀請，行經青螺峰紅鬼谷外，被綠袍老祖擒住，要生喫人心人血，不是五鬼天王尚和陽搭救，幾乎裂腹慘死。逃回去便向師父哭訴，力請報仇，鳩盤婆祇說不是時候，執意不允。後來藏靈子向綠袍老祖尋仇，正鬥得不可開交，紅髮老祖隨後趕到，用天魔化血神刀將綠袍老祖劈入陣內，相助三仙二老火煉綠袍老祖，仇已有人代報，纔平了氣。由此對各正派中人生了好感，對各左道妖邪轉成厭惡。當時師命難違，勉強應允，留起兩面，祇借了四面。人去後，對鳩盤婆說：「胡嘉不可深信，既恐久借不歸，又恐爲正派人所破，不願師傳至寶毀損，故而將兩面主幕留下，以防萬一。」鳩盤婆當時還數說了二姝幾句。

胡嘉借寶到手，煉成魔陣，再尋敵報仇時，淩雪鴻業已轉劫。一晃多年，老防仇人託生再出，一直也未歸還。這次因許飛娘說仇人轉生，更名楊瑾，仍在芬陀門下，比前還要厲害得多，最好將那兩面主幕也借了來，方爲萬全。二姝因他屢次推託不還，本就不喜，常向師父絮聒，哪裏還肯再借。鳩盤婆雖因以前與神尼芬陀有小嫌隙，打算借刀殺人，但極溺愛二姝，視爲本派傳人，二姝不借，振振有詞，也就聽之。楊瑾哪知底細。

胡嘉初會楊瑾，把四面玄陰神幕已都使出，未始不想到還有缺陷。嗣見楊瑾一味不停前飛，地下面已施有禁法防敵土遁，也就沒有在意。及至金精神臂一飛出去，楊瑾正將法寶分別施展，忽見一團黃煙裹住一隻數畝方圓的大手，自陣底一面飛至，意似抓取寶物。楊瑾雖然兩世修爲，博聞多識，這東西卻未見過。自己又陷重陣，妖人相持二日之久，纔行發動妖法，情知來意不善，不敢大意。忙即運用玄功，一指般若刀，冷森森一道銀光，如匹練般刷地帶起破空之聲，飛將上去。眼看兩下里迎在一起，就要絞上，那怪手的五根長大手指倏地一掣，黃光閃過，竟自隱去。般若刀把後半截手臂絞住後，手指重複出現，不住屈伸，做出攫拿之勢，仍舊飛來。銀光雖將後面手臂纏緊，卻斬它不斷，祇不過來勢緩了許多。方纔明白鬍嘉用意，是因見自己有佛門諸寶護身，萬邪不侵，雖然暫時困住，要想成擒，卻是萬難，這纔施展極惡辣的妖法，意欲從寶光層裏穿進，將自己抓入陣底中去。這條怪手臂，必是他本身真元所化，般若刀乃佛門降魔至寶，竟會阻他不住，足見厲害非常。萬一法華金輪再阻他不住，便非失陷在妖人手內不可。這時身外許多天魔舞蹈方酣，淫情怪相，越出越奇。那怪手也越飛越近。妖人全陣逐漸發動，鬼聲啾啾，此應彼和，加以陰風怒號，慘霧彌矇，越覺景象淒厲，聲勢駭人。楊瑾又將劍光飛出同敵怪手，可是仍像般若刀一樣，祇管糾纏，依然無效。法華金輪要用來護身，又不敢輕易離身放出。當這危機四伏之際，楊瑾心裏一着慌，神微疏懈，遁光一慢，前面陣底便湊了上來，相距不遠，同時上面那條怪手臂也已當頭抓到。如非金輪妙用，楊瑾機智神速，縱有金輪護身，不被那隻怪手抓住，再稍緩須臾，略近前數丈，必被陣底玄陰之氣吸進去無疑。

楊瑾見勢不佳，不禁大驚。不顧再運用上面飛劍、般若刀，連忙加緊催動遁光，好容易退到原地，相隔玄牝之門較遠。那隻怪手已伸入金輪光霞之中，想也嘗着一點厲害，微一接觸，便即退縮了些，退時並沒有進，人已嚇了一身冷汗。楊瑾自遇了這一次險，心中憂急，元神沒有先前能夠鎮攝，以後形勢越壞，好幾次都幾乎被妖人用長地之法攝入陣底。知恩師連日正在緊要關頭，不能分身來救。再不設法行險，定遭毒手。尋思未已，倏地又飛近陣底，相隔玄牝之門不過丈許。那隻怪手，也改了方向，由上而下，從側面抓來。一時情急，知難倖免，便不問青紅皁白，忙暗施展天龍遁法，一手掐訣，一指法華金輪，一面招回飛劍、般若刀，百丈精光霞彩，飆飛電轉，護住全身，直往地層下面衝去。胡、畢二人在山頂上眼看得手，忽見楊瑾連人帶寶往下一沉，金霞疾轉處，地面禁制全破，沙石旋飛，宛如狂風捲雪，四散紛飛，轉瞬陷一深穴，敵人隨光同隱，轉瞬不見。連忙飛身追下，已自無及。

楊瑾原不知下面一層有無玄陰幕阻隔，這時危機瞬息，急不暇擇，以爲入地雖是一樣涉

險，難以脫走，但有諸寶護身，不致立受侵害，總比被怪手抓住，或被玄牝從門吸入要強一些。等到衝入地內，敵人顛倒五行來困之時，再打主意。不料地面禁制被法寶一破，下面並無阻隔，無意出險，驚喜交集。立即催動遁法，穿行地底，估計出了陣地，方始上昇。回首遙望敵陣之上，妖雲瀰漫，相隔甚遠。料他追趕不上，徑催遁光，往聖陵飛去。心想：「途中雖受妖人阻滯，延誤了兩三日，總算脫身還早，仍在恩師所說三日之內到達。連恩師那般玄機妙算，也祇算出聖陵應在這三天中開放，並沒算出準日。此番到了聖陵，如恰在最後一日開放，自然是剛剛趕上，再好不過；即便在恩師所說三天限期中的第一天開放，這相隔萬年的事，妖屍也未必能算準時日到達，分毫不差。」故仍滿懷希冀之想，一面催着遁光，破空加速前進，真比掣電還快。

楊瑾飛行迅速，一射千里，不消多時，便離聖陵不遠。前望橋山頂上，一座聖陵矗立在斜陽叢樹之間，四外荒寒，寂無人煙，靜蕩蕩的，不似有甚朕兆。一會兒飛到山腳，爲表虔敬，便將遁光按落，先朝聖陵下拜，叩祝了一番。然後遁山而昇，沿途也未看出有人來過之迹，愈發心喜，以爲不致誤事。及至到了陵前，二次跪拜通誠，默祝起身。因已到遲，不等子夜，試用天龍遁法，由地底往陵中小心行去。見地下並無阻隔，知聖陵已在到前開放，來遲了一步。萬年異寶，得失關心，忍不住心頭怦怦跳動。又進丈許，略微上昇，走入了直達內寢的一條長的甬道。石路修整，石壁堅硬，寶光照路，盡可通行，便收了遁法，順路往內寢跑去。再行里許，便達內寢，石門大開，內中光焰熒然。又跪下來，虔誠通白了一番。取出大衍神符，正要往寢門中走進，忽見壁間有幾點金紅光華閃亮。近前一看，乃是幾支寶箭，箭鏃長有二尺，業已沒入石裏，有的釘在壁間，有的斜插地上，每支長約丈許，全杆烏光錚亮，朱翎鋼羽，掩映生輝，形式奇古。箭柄上發出碗大的金光，箭鏃未沒盡處，光赤如火。在陵外甬壁間共是四支，射處石都紛裂，濺散滿地，看神氣似剛射出未久，知是內寢中埋伏的神箭。如無人偷入，觸動玄機，決不至於發射。當下便料到要應恩師前言，被妖屍捷足先登，把來時高興，無形中打消一半。再往前時，那神箭竟到處都有，四處散射，不下四五十支。算計那箭發射之時，必然猛烈。祇是途中不見來人受傷痕跡，聖陵異寶多半失去。懊喪之餘，尚存希冀，便在寢門外又跪拜通誠了一番，方行起身走入。發現神箭之後，恐陵內或許還有埋伏，愈發戒備前行。纔一入門，便聞異香。那座內寢廣約八九畝，形式正方，四壁雕刻着許多戰迹。迎面一座數丈長方的石案，上設樽俎鼎彝之類的祭器。案前地上，有九座大鼎。兩旁一面一個大油釜，釜中各有一朵萬年燈，燈油還存大半，光焰停勻，靜沉沉的，高達尺許。聖帝真靈，便停在案後石榻懸棺之上。楊瑾滿腹虔敬，不敢諦視，祇覺身材奇偉，沒有看見面目。靈前及左右有好些頂盔披甲、執戟佩弓的衛士端然正立，服飾奇古，身材高大。先還當是木石製成的古俑，再一審視，個個神態欲活。除因年代湮遠，身子已

與木石同化外，一切均與生人無異，纔看出都是當時效忠自殉之臣。端的是莊嚴肅穆，別有一番景象。

這時楊瑾雖知事前有人來過，聖陵至寶十有九已被妖屍盜走。但是內寢尚有其他埋伏，神箭威力厲害，或許能將妖屍驚走，心中尚存着萬一之想。及至照着芬陀大師所說，敬謹戒慎着走向五鼎後面藏寶之處一看，那兩件聖陵至寶早已不翼而飛。失寶之事，原在意中，雖未過分驚愕，卻是悔恨非常，不該不守師誡，苦追窮寇，以致白費許多心力。此去白陽山向妖屍取寶，還不知要有多少險阻艱難。正在尋思懊喪，轉身時不小心，身子將靈前長案碰了一下。立時一陣香風過處，隱隱聽得四壁金鐵交鳴之聲，靈前執戟衛士躍躍欲動，面上似有怒容。恐瀆聖靈，不敢再延時刻，連忙倒身退出。到了門外，又恭恭敬敬跪祝了一番，四壁金鐵之聲方始漸止。等將甬路走完，方要行法破土上昇，前面寶光照處，忽然瞥見甬道入口處壁間掛着一個柬帖。取下一看，乃是追雲叟白谷逸所留。大意說：因受東海三仙諸道友之託，得知妖屍和楊瑾競向聖陵取寶，先到先得之事。偏生羣仙都在這些日內有事不能分身。追雲叟也是如此，爲了楊瑾，還少了許多修爲，特地丟下一半功行趕來，已被妖屍捷足先登，在楊瑾到的前兩日，聖陵剛開放的下半夜，將至寶盜走。知楊瑾隨後必到，但是此時尚有他事，不是見面時機，留此代面。請楊瑾乘着妖屍寶剛到手，不能深悉其中妙用，速往白陽山一行，雖難免旬日困身之厄，終必得手，自己也要隨後趕去相助。楊瑾一算時日，如在岐山陷入魔陣的前半日就從地下行法遁走，還來得及，可以趕上。先是疏忽，輕敵喫虧；末後卻受了謹慎的害，萬想不到胡嘉地底下沒有埋伏玄陰神幕。這一陰錯陽差，全功盡棄，後悔已自無及。難受了一陣，無法，祇得重振精神，駕起遁光，往白陽山飛去。

劍光迅速，一路並無阻隔，不消半日，飛到妖屍無華氏父子的墓穴外面落下。這時已是第二日的晨間，朝暾融融，正照谷中，樹色山光，秀潤欲滴。楊瑾心事在懷，無暇留連景物。因穴中情形已承芬陀大師解說過，心裏一忙，略一端詳內外形勢，看看有無妖法埋伏，便往洞中走進。原意潛蹤深入，先窺好虛實和藏寶之所，盜出聖陵至寶，再和妖屍動手，以免又再疏忽，應那旬日困身之厄。偏生數有前定，一任楊瑾事前打算得好好的，中途仍生變故。幾致禍遭不測。

楊瑾本是隱身入洞，剛入洞行沒多遠，便見前面內洞深處有幾點星光出現，明滅閃動，變幻不定。楊瑾知是內洞的神燈妖火，並沒怎樣在意。及至又前行了里許，忽遇木柵阻隔。那木柵看祇半截，由外可以觀內，但是暗藏無邊阻力，尋常飛越不過。楊瑾識得禁法妙用，便也運用玄功，用五行剋制之法衝了過去。楊瑾潛光匿影，本來不易爲妖屍覺

察。無巧不巧，恰值那隻妖鳥正在白陽真人那塊怪碑後面瞑目假寐，生人一到裏面，怪碑禁法便自發動。楊瑾見碑前一個怪物飛撲上來，知也是禁法作用，恐將妖屍驚動，不去破它，仗着隱了身形，便用遁法讓過。可是那妖鳥何等靈警，已自警醒，怪鳴報警。穴中妖屍、妖道立時覺察。個中窮奇最是險詐多謀，首先飛出一看，洞底禁法俱已發動，妖鳥四處追逐，不見人影。知來人是個勁敵，恐妖鳥有失，一面出聲喝止，一面退入穴中，與妖道等設下詭計，誘敵入阱。

楊瑾剛讓過怪物，不見怪鳥來撲，料知此物嗅覺必靈，意欲暗中下手，沒有施展法寶。正尋思避讓間，忽聽前面不遠起了怪聲，黑暗中似有一個高大人影往後隱去。同時碧光閃爍，妖鳥與那幾點星光全都不見。雖知驚動敵人，心中還想暗中入內，探明敵情再說，故仍舊隱身前行。這時妖屍和妖道暗中已排好陣法相候，楊瑾一去，恰巧落入他們的圈套。任是怎樣小心，無奈妖屍有萬年道行，神出鬼沒，變化無窮，倉猝間哪裏觀察得透。就這樣，妖屍尚恐來人機警，不易上當，等一切佈置停當，又命妖道師徒連同妖鳥，故意裝作尋覓敵人，將法寶飛刃等放起，四下搜索。楊瑾進到墓門內寢之外，不見敵人出戰，方在疑慮，忽然先後兩道黃光從門內飛出，滿處盤繞。接着妖鳥出現，又有許多妖火紅光四散飛奔。雖知妖屍道力不比尋常，法力決不止此，未存輕敵之念，仍估量敵人看不見自己，所以放出法寶，胡亂擊刺，有心不去睬它。偏那妖鳥追定自己身後不捨，有一次竟差點沒被啄上。暗想此鳥能聞嗅尋體，如不除去，終覺討厭。況且敵人已有覺察，因知自己深入，防備更嚴，也難下手。

當下想了個計策：從法寶囊內取出前生所煉的五火須彌針與七支坎離梭，準備殺死妖鳥。假意和那些黃光妖火對敵不勝，往外退出。自己卻從紛亂中暗隱身形，乘隙入門。反正二寶經過兩世修爲，已與身合，便是暫時失落，終可收回，何況未必。主意打定，一出手，先是五道極細的紅光直取妖鳥。接着又是七根紫熒熒數尺長的光華，與妖道師徒的黃光妖火斗在一起。那五火神針專射妖物七竅，原極厲害。誰知妖鳥竟然不畏，昂頸一聲怪嘯，便飛出三個綠火球，將神針敵住。楊瑾見狀，方知此鳥也非易與，不耐久戰。暗運玄功，一指二寶，便作勢往外飛去，一面忙着進入墓門。到了內寢一看，有一個空石榻，地下立着不少古屍。兩旁也有兩個大油釜，比聖陵所見略小一些，祇釜中燈火不一樣，光焰熒熒，正是初入洞時所見妖火。細看四壁，祇是一間極高大的石室，除入口外，並無通路。那些古屍靈的裝束身容，都是當時從殉之人，與芬陀大師所說妖屍不類。楊瑾還不知外面二寶已被妖屍收去。正探查不出就裏，忽然一陣陰風起自右壁，接着兩釜妖火微一明滅之間，室內似有一片金光閃了一閃，晃眼工夫，那些古屍靈倏地紛紛活轉，各持弓刀，亂斫亂射，圍攻上來。

楊瑾驟出不意，倒嚇了一跳。因身形已隱，來勢竟像能看見一樣，心中奇怪。及至一觀察，方知隱形之法不知何時已被敵人破去，不禁大驚。閃避已是無效，祇得施展法寶、飛劍抵禦。那些古屍靈不過妖法催動，來混亂敵人耳目，自然是敵不過，不消片刻，全都頭斷身裂，敗倒地上。楊瑾見羣屍倒地，尚未見妖屍出戰，這纔想起入門之先，明見黃光妖火自此中飛出，進來始終不見真敵，祇有這些朽屍作怪。此事大是詭祕，莫不中了暗算？忙運玄功，一收先放二寶，竟收不回。剛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意欲退出，一回顧身後，已成石壁，去路已失，哪裏還有門戶。正要用金輪開路，行法衝出，猛聽身側有極怪厲的口聲喝道：「那女娃子，快些束手待綁，免得少時身煉成灰，形神俱滅！」話聲未了，倏地眼前一花，石室中全景忽變：右側面現出一座法臺，臺上站定一個奇形怪狀的妖道；全臺都籠在妖雲邪霧之中，四外有無數大小火球，五光十色，上下飛揚。楊瑾祇當厲聲說話的是妖道，情知入網，索性一拼，一指劍光，照準妖道，迎面飛去。不想劍光剛飛近法臺，忽從身後飛來一片金光，竟將飛劍吸住。楊瑾幸是久經大敵，道法高深，一見不好，一面運用玄功收回飛劍，一面忙縱遁光飛過一旁。回頭一看，面前不遠，站定一個身高數丈的大殭屍，全身祇剩一副骨架，睜着兩隻火炬一般的怪眼，紅光閃爍，遠射數尺以外，高舉着一條枯骨長臂，手中握着一團光華，金霞電旋，註定自己，猙獰的怪笑「磔磔」之聲，響徹四壁。那金霞甚是厲害，如非見機，飛劍險被收去。法華金輪僅可敵住，佔不得絲毫便宜。料是妖屍中的窮奇。這時腹背受敵，欲待遁出，又被金霞阻住，怎敢絲毫怠慢，極力應付了一陣，無可奈何。妖屍、妖道一迭連聲，不住地恐嚇，降順免死，語多污穢。

楊瑾又急又氣，知道旬日困身之厄必應無疑。末後氣得把心一橫，仗着法華金輪護身，能抵住妖屍所持異寶，意欲乘隙先斬妖道，暗中取出幾件法寶，同時一起發動。除般若刀乃是師傳佛門至寶，不怕失閃，直取妖屍外，餘俱朝法臺上妖道飛去。滿擬幾下夾攻，總可獲勝。誰知手中法寶剛紛紛放起，妖屍倏地又是一聲怪笑，眼前一暗，妖屍、妖道全都不見。迎面現出一張畝許方圓的大口，幾將石室半壁遮滿。口裏面金星急轉，紅絲爆射，宛如火雨，略微吞吐了兩下。楊瑾所使諸般法寶，恰似駭浪孤舟，捲入急漩之中，除護身法華金輪與飛劍、般若刀外，幾乎全數被它吸收了去。楊瑾見勢危急，知道錯了主意，忙運玄功，回收寶物，已是無及。因爲四面兼顧，法華金輪也幾被吸動，不由嚇了個亡魂皆冒。祇得拼着幾件法寶失落，忙一鎮攝心神，將金輪駕住。可是妖道已在暗中乘虛而入，趁着楊瑾驚慌駭汗失措的當兒，行使極厲害的禁法，借物代形，用鎮物將楊瑾元神禁住。妖屍在旁，知已成功，心中大喜。因愛楊瑾美麗，意欲軟禁收服，未下毒手。一面收回法寶，一面又行法移地換形，將楊瑾封閉法臺旁石牢之內，不時在外發

聲恫嚇，逼迫降順。不提。

楊瑾先還不知元神受了禁制，正在極力抵禦，籌計逃路，猛覺心裏一動，眼前又是一暗，怪口忽然隱去。寶光照處，身已落在一個石穴之內，上下都是堅石，四外空空，更無一物。剛在奇怪，忽聽妖屍在壁外出語恫嚇道：「那女子快些降服，還可不死。如今你元神已受了我的禁制，任你多大本領，也逃不出去。何況我有軒轅氏相贈的至寶，你那護身法寶並無用處。過了今晚不降，我祇用七陽之火，化煉代形鎮物，你便成爲灰燼了。」楊瑾聞言大驚，試一運轉靈機，元神果然受了牽制。幸有金輪護身，祇被妖屍用鎮物代形制禁，沒有被他真攝了去，雖難脫身，尚可支持，否則簡直不堪設想了。這一來，料定旬日困身之厄，萬難避免，除了耐守生機之至，更無他策。想了想，把心氣一沉靜，任憑妖屍、妖道恫嚇，也不再理他。仍用法華金輪、般若刀二寶護身，金霞銀光圍擁之中，用金剛禪法打起坐來。到了次日，妖屍見她不睬，果用妖火祭煉鎮物。無奈場瑾禪功玄妙，防護謹嚴，自是奈何她不得。似這樣相持了些日，楊瑾在靜中觀察，探出許多虛實。得知日前失陷經過，妖屍所使用的，竟是軒聖陵中至寶，無怪乎敵它不過。妖屍因是初得，難窮其中奧妙，日常也在潛心探索，尚無所得。功用止此，自己足能相持下去。機緣一到，不特可以出險，二次謀定而動，決操勝算。定數已應，反倒心安意得，不再悉思。

光陰易過，一晃浹旬。四小追探妖火，誤入墓穴的那日，妖屍、妖道等因楊瑾頑固不服，十分忿怒，共同行法，用七陽之火祭煉鎮物。準備再煉數日無功，便用金刀戮魂之法，殺死楊瑾，不作生降之想。正在加緊祭煉，未即立時出視，加上四小隱身而進，人極矮小，沒等妖屍出來便即知難而退。妖屍等聞報，又疑是山精木客，或剛具形體的靈物之類，竟甚輕視，竟被四小逃了回去。楊瑾用金剛禪法抵禦了一陣魔火，等妖火照例祭煉之後，靜中諦聽妖屍與妖道師徒的對語，一算被陷時日，出困之期當在目前，救星應該到來。雖覺所說情形不像，心中早有了準備。第二日淩雲鳳率了四小，再探妖穴。楊瑾在石牢內二次留神諦聽，知道果然來了能手，所料不差，好生心喜。因妖屍等已有覺察，陷人方法和上次差不多，來人法力未必勝過自己，惟恐又蹈了覆轍。正在驚喜交集，偏巧妖屍輕敵，動手稍遲了些。雲鳳警覺太快，不等禁法發動，便發現了通往法臺的門戶，徑衝入內，出其不意，斬了妖道師徒，巧破鎮物。楊瑾元神脫禁，立時破壁飛出，裏應外合，兩下夾攻，帶同雲鳳、二小，仗着法寶威力，放起萬道金霞，飆輪電轉，衝開石層，飛身逃出。等戎敦、窮奇二妖屍持了聖陵二寶追來，瞬息之間，敵人業已逃得不知去向。纔想起事先因自己探索至寶妙用，誤以爲昨日來者是草木之靈，無甚道力，一舉可以成擒，沒有在意。等到發覺來的是個能手，匆匆佈置，忙中大意，沒有先將墓穴中

通法臺的門戶封閉。萬不料敵人如此神速機智，明明敵已入網，手到成擒的事，幾個陰錯陽差，不特人被救走，反而葬送了妖道師徒的性命。空自暴怒，痛恨了半晌，兀的奈何不得。雲鳳原非妖屍之敵，也是不該遭此災厄，般般湊巧。楊瑾先困在內，深知厲害，一經脫身，立即會合逃出。真乃危機繫於一髮。如無楊瑾繼起接應，稍遲片刻，妖屍由前面趕到，雲鳳也和先前楊瑾一樣，必無倖免之理。

當下二人帶了四小，迴轉白陽崖洞中，互相敘說經過。知道前世原是一家，全都喜出望外。雲鳳重又拜倒行禮，起身侍立。楊瑾力主脫略，再三說身已隔世，祇照出家先後輩禮節，不可過拘禮數。雲鳳見她執意，除稱謂不敢妄改外，別的祇得告罪應了。自己道淺力薄，楊瑾名分既高出幾輩，又有兩世修爲，自然不敢擅專，一切惟命是從。楊瑾因禁閉多日，尚須靜養幾天。好在穴中虛實，盡都知悉，妖道師徒一死，去了妖屍爪牙，下手時盡有步驟，不比初來冒昧，大可謀定而動。索性等過些日，使妖屍誤認逃人知難而退，不敢再至，防範稍疏，再乘隙前往，直入藏寶之所，將聖陵二寶奪出，交與雲鳳保持，先行避退，然後誘妖屍出戰，定能得手。無庸急在一時，又去償事。主意打定，和雲鳳商量妥當，靜候時至。

由此一連數日，均未往探，以免打草驚蛇，轉使警備。楊、淩二女除靜中修養，日常論道外，閒中無事。楊瑾心愛四小，便加意傳授他們各種防身法術。一晃又過了七八天。原意再隔一日，即行前往。雲鳳道：「這幾天全不見妖屍動作，我料他定當我們當初無心誤涉險地，畏難逃去。此洞是白陽真人故府，有禁法埋伏，常人難以到此，不料仇敵密邇。他們又急於窺索聖陵二寶功用，無暇分身。不過妖屍萬分靈警，妖道師徒死後，就不防我們捲土重來，也恐再生變故，墓穴中終難保不設下埋伏。此番前去，仍以謹慎些好。沙、咪等四小自經曾祖姑傳授，雖祇數日，頗有進境。因爲他們天生奇稟，又學會隱身之法，與妖屍對敵，固然萬分不是對手，如命探查虛實，卻是甚妙。意欲請曾祖姑由他四人中選派兩人，前往妖穴墓中探查一回，得了穴中虛實，再照曾祖姑前策行事，豈不較爲穩妥？」楊瑾道：「穴中虛實以及藏寶所在，我被陷那些日業已備知底細。常聽妖屍、妖道等聚談，窮奇幽宮正當地肺要口外，千萬年來日受水火風雷之劫。自與無華氏父子打成相識，便同在一處盤踞，絕少歸去。無華氏墓穴內寢石室雖多，因與白陽真人鬥法，毀滅十九，已不合用。藏寶的地方就在你與古屍靈對敵的地下，妖屍新闢的丹室以內。出入口便是左右兩旁的油釜之下，左出右入，不可錯誤。一旦走錯，釜中妖火便如法報警。入時必先行法，移去上面油釜，方能到達藏寶之所。移釜之法，我已深悉，足可如法施爲，無甚出奇。並且三妖屍彼此互相監查，每次總是同入同出。以前還有妖道師徒在上面防守。三妖屍都極奸狡，爾詐我虞。妖道師徒雖死，料他們不改故態，

定用妖鳥瞭望，所以入穴並不爲難。祇是寶穴中除埋伏重重外，還暗中藏有地水火風，以防萬一，真個嚴緊非凡。幸而三妖屍每日都有一次假死，各自修爲煉形返魂之法，以前本不同時。自得二寶，各爲防範，纔互相商量，把修煉時辰全移在亥子之交。到時將入口封禁，三人同在寶穴中入定。此時入內，亦好不過，明晚便可下手。沙、咪等四小雖是聰明，畢竟氣候太小，難禁大敵，怎可命他們深入虎穴？我已有了成算，你祇照我所說，到時行事便了。」雲鳳唯唯。二女談了一陣，仍舊各自用功。不提。

四小自隨雲鳳，向道之心十分堅誠，又極好勝，巴不得立功自見。二女說時，沙沙、咪咪適在側侍立，先聽雲鳳說要選出兩小往探妖窟，心中甚喜。嗣被楊瑾一攔，老大失望。等二女入定後，咪咪和沙沙使了個眼色，引向無人之處，說道：「沙哥，你聽見了沒有？師父既肯叫我們去，當必知道無礙，偏是楊太仙師不答應。我們衰微子遺，雖幸得遇仙緣，惜乎根基太薄，先本難望成大氣候。日前聽楊太仙師說，我等人雖弱小，天資尚屬聰靈，祇要加意苦修，拼命爭積外功，一旦機緣遇合，昇仙未始無望，不過比常人難得多罷了。她老人家因愛憐我們，還答應事成回山，向芬太祖大師求說，請其施展佛力，大顯神通，用回天之力造就我們。此番去探妖窟，就不說將聖陵至寶得來，祇要探明虛實歸報，即是大功一件，顯出有膽有智。好容易遇上這樣機會，又建功勞，又可討她老人家和恩師的喜歡，哪有像這再好的事？不過妖屍詭詐多端，我們全仗人小，動作輕靈，纔可隱身前去，人多反而不美。我和你又是至戚，又是從小長大，禍福相共的至交，所以把你約出。恩師和楊太仙師因明晚往妖穴盜寶，調養心神，這一入定，至少要在丑寅之交，纔能將夜課做完。我們亥正前往妖窟，到時不過子初，正該妖屍假死時候。妖道師徒已死，沒人防範。那妖鳥和那大石怪我們早已見過，遇上時全避得開，祇不去招惹它，便難警覺。早先還有木柵難越，已被楊太仙師將禁法破去，還怕怎的？」沙沙爲人比較深穩，先恐不告而行，聞言好生躊躇。禁不起咪咪貪功心盛，再三激勸說：「修道人災禍原有，怕不了許多。楊大仙師那大本領，尚且被困妖窟多日。恩師見我們福厚，纔肯收留，當然不會送命。祇要不死，別的還有甚麼顧忌？這也怕，那也怕，日後還成得甚正果？」沙沙被他說動，祇得應了。

二人計議已定，捱到亥時，尋到那兩個，假說奉了恩師之命，往妖穴附近，去辦一點機密要事。晚間恩師做完功課，明日便去除妖取寶，不許遠離。說完，徑直離了白陽崖，往妖窟跑去。快達谷口，剛行法把身形隱起，忽聽頭上破空之聲。沙、咪二人目力本佳，又值望前二日，月明如晝，流輝光照，甚是清澈。忙擡頭一看，一道青光，像電射一般由東南方斜刺裏飛來，晃眼到了谷口上空，略停了一停，一個轉折，徑改道往谷中投去，一閃不見。二小隨了雲鳳多日，看出是劍仙一流人物，祇分不出是邪是正。咪咪暗忖：

「恩師和楊太仙師近日常說，古墓妖屍千萬年來不曾出世，除妖道師徒是因恐正派誅戮，自行入夥外，並未和各異派中人有甚往來交結。這人所行，正是往妖窟去路，如非赴約，怎會深更半夜到此？如若是個妖屍約來的黨羽，定非弱者。二位師尊明晚來此除妖取寶，尚還不知就裏，此行可謂不虛。」想到這裏，心中高興，用手一拉沙沙，趕快飛追上去。谷口相距妖窟尚遠，那人御劍飛行，二人自然趕他不上，約有頓飯光景，纔行趕到妖窟附近，那飛行人早已無迹可尋。月光之下，遙望妖穴口外，煙霧溟濛，突突飛散。二小知有妖法埋伏，也不去管它，徑往前進。剛行至妖穴，正要衝煙而入，忽聽洞內隱隱雷震之聲。煙霧消散中，又聽「哎呀」一聲，從洞中先飛出先見那道青光。緊接着一條匹練也似的火光和一團帶有兩點豆大碧光的黑影，一前一後，星飛電掣，朝着青光後面追去。青光看似不敵，一出洞，便破空上昇，直射蒼旻，眨眼間餘光曳影，沒入雲影之中。紅光黑影兀自追逐不捨。咪咪正在昂頭觀看，沙沙猛地靈機一動，料那青光定是妖屍仇敵，來此窺伺，不勝敗走。妖屍沒有出現，必然假死未醒，後面追的，許就是那隻防守的妖鳥和妖窟中發動的埋伏。趁它追敵未歸，大可乘虛而入，良機瞬息，豈可錯過？忙一拉咪咪，徑往窟中跑去。

這一猜，居然被沙沙猜中。妖屍爲防敵人再來，妖道師徒又死，果然設下許多禁法；又將那柄神刀埋伏在木柵裏面，命妖鳥加意防守。如有敵人潛入，必爲禁法所困；禁法不勝，一入木柵，神刀便可飛起，妖鳥也跟着上前應戰。看事行事，能勝固好，否則飛入內寢，一啄油釜，窮奇首先警覺。沙、咪二人雖然隱了身形，頭一關便要失陷。幸虧事前來了能人，一進妖窟，首先用五雷天心正法破了各層禁制。後來神刀發動，來人崑崙劍法雖非尋常，卻敵不過萬年神物，覺着飛劍不支。正要施展別的法寶抵禦，不料來時沒有聽明妖窟底細，一個不留神，喫妖鳥從身後暗中襲來。容到發覺有人暗算，剛一回身，妖鳥鐵喙已是迎面啄到，差點沒將眼睛啄瞎。這纔知非易與，人單勢孤，身又受傷，不敢戀戰，忙縱遁光飛身逃出。妖鳥也是貪功，它這裏苦追窮寇，卻給二小造了機會。兩小入洞，走不幾步，見地上橫臥着上次所見的巨石人，業已頭斷身裂，斷成七八段，四圍滿是石人身上碎裂的大小石塊。有的地方妖氛猶未散淨，觸鼻俱是雷電氣味。再走過去一看，那木柵欄已被人斬斷，柵內神碑也失了靈效，到處都有倒斷的木牌，一路並未發生絲毫攔阻。二人心中好生歡喜。哪知各層禁法俱被適纔逃走那人破去，以爲應了楊瑾之言，妖屍並無甚嚴密戒備。互相一拉手，正要往妖屍內寢走去，猛覺身後一亮，遙聞鐵杖擊地之聲，鏘鏘鏘密如貫珠，從洞口那一面傳來。回頭一看，正是那團眼射綠光的黑影和那道火光，知是妖鳥追敵迴轉。還算好，妖鳥不知另外還有敵人乘虛深入，歸時狀頗暇豫，祇是銜着神刀步行，沒有起飛。

咪咪知道這東西嗅覺甚靈，如若被它走近，必然警覺。趁它未到以前，連忙加速，往前飛跑，行抵內寢洞外，不聞身後聲息。再回首一看，妖鳥到了木柵面前，便止了步，碧光往上一揚，那道火光立即往洞頂飛去。妖鳥全身本有濃煙圍繞，近看也僅看得出那又瘦又長的怪腿。這時相隔更遠，暗影中祇見一對豆大碧光上下閃動。那火光不知何物，頗似從它頭上飛出。略掣了兩下，光華由大而小，晃眼隱向洞頂，不見落下。妖鳥接着又在木柵前後繞走了兩轉，每值那兩點碧星先低後昂起落一次，必見有一片黃光或是五色彩煙飛起，也都是略現即隱。似這樣四五次過去，碧光又往後來，估量行進至白陽真人神碑後面，忽然往地面微微一沉，便即不見。二小見狀，先頗納悶，不知妖鳥是何用意。看到這裏，沙沙偶憶楊、淩二人之言，猛然省悟，纔知洞中原有埋伏，適纔想是被那用青色劍光的能人破去。那道火光，定是楊大仙師所說的神刀無疑。妖鳥追擊敵人，回時將禁法重又設好，它卻隱向碑後，待敵而動。一隻妖鳥，竟然這樣厲害，怎還敢與妖屍相抗。料定歸途有阻，決無來時容易，不禁有些膽寒。正要向咪咪告警，咪咪也自明白，但比沙沙膽大得多，毫不畏懼。彼此略附耳商量了幾句，又在寢門前立定，裏外視查了片刻，不見一點動靜，方始謹慎前行。

進了內寢墓門一看，一切情形仍和上次雲鳳來時差不了許多。原被雲鳳飛劍斬斷碎裂的古屍靈，已回復了原狀，各持弓矢刀矛之類的器械，侍立在停靈的石榻近側，諦視與生人狀貌無異，祇榻上不見了妖屍。釜中妖火一律停勻，靜靜地發出星一般的光華，照得石室通明，不似上次閃爍不定，一派幽森詭異的氣象。二小知那古屍靈俱有禁法操縱，惹他們不得。想了想，無法移去油釜，不能下到藏寶的地底。竟欲由壁側甬洞中暗門進去，看看設法臺那間石室內有甚設備。彼此一拉手，屏氣靜息，輕輕從那些古屍靈身側繞過去一看，日前通路已成了一片整的石壁，哪裏還有門戶。用心探索了一陣，毫無所得。這時洞中所有好多層禁法，全設在木柵內外一帶。妖屍因有神刀、妖鳥防守出入要路，敵人不能飛走。不比上次，業已發現敵人，存心誘他入網。壁間甬路，因妖道師徒已死，不設法臺，無甚用處。因淩、楊二女曾由此破壁飛去，難保不從故道再來，留下此門，徒給仇敵多一出入之門。除在敵人逃處設下與地肺通的陷阱外，昔日甬路和壁間暗門，業用挪移之法，變成一片堅壁。二小一時乘機僥倖進來，哪知就裏，見此行沒甚成效，好生掃興。

咪咪眼望着石壁那座大油釜，恨不能移動一下試試。沙沙說：「此釜重有數千斤，何況又是寶物，還有法術禁制，萬近不得。」咪咪明知事同夢想，祇得作罷。可是人已行近釜側，彼此附耳商量，怎樣設法，犯險衝出。咪咪意欲聲東擊西，故驚妖鳥，等它發動，再伺隙逃走。雖然事險，總比不知虛實，誤陷危機強些。沙沙說：「妖鳥厲害，決非其

敵，一個不小心，反倒送死。還是照進來時一般，試探着悄悄退出，臨機應變，看事行事，比較穩些。」

咪咪又說：「適見來路木柵左近，妖光邪霧四起，埋伏定然甚多，我們肉眼看它不出，無心入險，危害更大；不比等它發動，可以閃避，至多逃不出去，還可覓得隱身之所。那時虛實已知，再行暗退，也好走些。」兩下正自籌計不決，覺着身側一陣風過，身旁油釜倏地憑空懸起丈許，下面現一深穴，那風頭似往穴中吹入。接着又見穴底煙飛霧涌中，似有青光閃了一閃，那油釜懸起空中，也往地面緩緩降落。耳際彷彿聽得穴口有人低語「快來」。咪咪見狀，驚愕中猛地觸動靈機，膽子大壯，一拉沙沙，竟趁那油釜離地還有四五尺光景，往穴中鑽去。

沙沙見咪咪入穴，事出倉猝，一把未拉住。見油釜下落漸快，離地面不過二尺，心裏一着急，關心同袍，不暇深思，忙跟着把頭一低，鑽將下去。身剛入穴，那油釜已壓到地面，差點頭沒碰上，不禁嚇了一身冷汗。二小會面，一看那穴口，祇丈許方圓。下面是條坡道，越往前走越大。前面青光逐漸顯盛，與初來時洞外所見青光一樣，卻添了一道，飛得卻慢，所過之處，穴底五色煙光全被衝散。二小纔看出適纔逃走那人前來報仇，祇不知是怎生進來的，妖鳥竟會毫無所覺，心中又驚又喜。又恐怕來人也是爲盜聖陵至寶而來，力既不敵，祇得加緊跟將下去。